

粵港澳大灣區學齡前兒童語言發展景觀 ——基於漢語詞彙習得的多維度實證探究*

蔡燕玲

(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助理教授)

摘要：粵港澳大灣區未來人才的語言培養及相關語言問題亟需關注，應高度重視灣區建設中兒童的語言能力發展，尤其是國家通用語的培養，從而為培養「專業技能+語言」的高端複合型人才夯實基礎。本研究基於生態系統理論的 PPCT 發展模型，以三至六歲的學前兒童為研究對象，在大灣區不同經濟發展水準的城市共收集父母觀念和家庭閱讀環境問卷 1,665 份，並在十所幼稚園中隨機抽取小、中、大班學前兒童共計 1,546 名。研究採用 PPVT 與 EVT 詞彙測試，探究大灣區學前兒童的理解性和表達性詞彙語義發展情況，以及不同詞類之間的習得情況與難易程度。研究發現，父母的閱讀觀念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學前兒童的詞彙語義發展之間發揮仲介作用。研究結果表明，父母應有意識地增加兒童的形容詞詞彙和書面語詞匯的輸入，並注重培養兒童的傾聽能力以促進理解性詞彙和社會認知詞彙語義的發展。為系統提升與平衡粵港澳三地學齡前兒童的詞彙學習與教育品質，基於對三地語言環境與詞彙習得路徑的實證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教育建議：構建分階段、差異化的普通話輸入機制；開發融合三地語料的多維詞彙教學資源；強化教師的多元語言素養與語碼轉換教學能力；建立家校社協同的多維語言支援網路。

關鍵詞：生態系統理論、最近發展區、親子共讀、詞彙語義發展、社會經濟地位

* 收稿日期：2025 年 09 月 22 日；通過日期：2026 年 07 月 23 日。

The Language Development Landscape of Preschool Children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A Multidimensional Empirical Study of Chines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Cai, Yanling

(Assistant Professor,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language and language-related issues concerning future talent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requires urgent attention. It is essential to emphasize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particularly proficiency in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so a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ultivating high-level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with both professional expertise and language competence. Based on the PPCT model of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this study focuses on preschool children aged 3-6. A total of 1,665 questionnaires on parental beliefs and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were collected from cities with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across the Greater Bay Area. A random sample of 1,546 preschool children was drawn from ten kindergartens. Using PPVT and EVT vocabulary assessment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hildren's development of receptive and expressive vocabulary semantics, as well as the acquisition patterns and relative difficulty across different word class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parental reading beliefs play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hildren's vocabulary semantic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parents should increase children's exposure to adjectives and written vocabulary while cultivating children's listening skill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ceptive and social cognitive vocabulary semantics. To systematically enhance and balance the quality of vocabulary learning and education for preschool children across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of regional language environments and vocabulary acquisition pathways,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establishing a phased and differentiated Mandarin input mechanism; developing multidimensional vocabulary teaching resources integrating corpora from the three regions; strengthening teachers' multilingual competence and code-switching skills; and building a collaborative multidimensional language support network involving familie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Keywords: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Parent-child reading; Vocabulary semantic development; Socioeconomic status

一、引言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與國務院頒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世界級城市，可見大灣區的建設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雖然，《規劃綱要》中關於大灣區內中小學相關的語言教育雖然沒有提出明確的指導，但是我們要關注到綱要當中提到「加強基礎教育交流合作，鼓勵粵港澳三地中小學校結為『姊妹學校』，在廣東建設港澳子弟學校或設立港澳兒童班並提供寄宿服務」、「姊妹學校、寄宿服務、隨遷子女就學和在流入地參加高考、研學旅遊」「研究在橫琴設立澳門子弟學校」等，這些政策的落實與實施實際上都離不開教學語言、日常交流與考試語言的選擇。¹ 粵港澳大灣區未來人才的語言培養和語言問題亟待重視，應當重視灣區建設中兒童的語言能力，尤其是國家通用語的培養，從而為培養「專業技能+語言」型的高端複合型語言人才夯實基礎。

幼兒時期是兒童終身發展的關鍵時期，是認知、情感和社會化發展、語言表達等重要技能快速發展的關鍵時期，是大腦可塑性最強的時期。² 早期閱讀本身就是複雜的社會交往活動，兒童閱讀過程與他人的交流和合作影響其社會情感發展。學前兒童語言發展貫穿各個不同的學科領域，同時又對其他學科領域的學習產生影響。學前兒童的語言能力對其未來的學業成績呈正相關，學前兒童的認知發展和語言能力和小學入學準備高度相關，語言能力發展滯後的兒童遇到的學業困難相對更多。因此，研究兒童早期語言能力發展是兒童語言研究和國家政策關注的重點。³

2020年來學界的相關研究反映大灣區語言生活呈現出語言政策多元，語言使用

¹ 屈哨兵，〈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語言服務〉，《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06期（2019），30-36。

² Suggate, S., Schaughency, E., Mcanally, H., and Reese, E. "From Infancy to Adolescence: The Longitudinal Links between Vocabulary, Early Literacy Skills' Oral Narrative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Cognitive Development* 47 (2018): 82-95.

³ Nurmi, J.-E. "The Frequency of Parents' Reading-Related Activities at Home and Children's Reading Skills During Kindergarten and Grade 1."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3 (2012): 302-310. Gonzalez, J. E., Rivera, V., Davis, M., and Taylor, "A. Foundations of Young Children's Vocabulary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the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Early Childhood Services* 4.1 (2010): 69-86; Nelson, K. E., Welsh, J. A., and Vancettrup, E. M. "Language Delays of Impoverished Preschool Children in Relation to Early Academic and Emotion Recognition Skills." *First Language* 31 (2011): 164-194.

多樣，語言需求迫切三大特徵；同時，大灣區語言教育應當高度重視普通話（即國家通用語）和規範漢字的學習。⁴ 大灣區語言生態呈現多元、多語、多方言的語言景觀，隨著灣區經濟的發展，未來語言服務需求將持續擴大。對於日後的語言服務人才不僅需要紮實的跨文化理解能力和適應能力，還需要具備溝通技巧和策略；但是，當前的人才培養模式主要聚焦於高等教育階段，與基礎教育階段的語言人才培養缺乏銜接與協同，培養模式在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出現斷層。⁵ 語言產業可以通過以滿足語言需求並提升語言能力為內容的核心功能、以構建人文價值認同為內容的文化功能來助力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⁶

因此釐清大灣區當前學前兒童的語言生態與語言能力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有助於更好地瞭解兒童的早期語言發展情況，及時發現語言能力發展滯後的兒童，有效進行早期語言教育的有效干預，為未來大灣區的語言服務的人才培養助力。

本研究以三至六歲學前兒童為研究對象，基於生態系統理論的 PPCT 發展模型，從多維度探究親子共讀中父母創設的家庭語言環境、父母社會經濟地位和學前兒童的詞彙語義發展的影響機制，論述家庭早期語言環境創設如何影響兒童詞彙語義能力獲得，主要研究以下三個問題：

（一）、大灣區學前兒童的理解性和表達性詞彙語義發展是否存在差異？如果存在差異，具體發展特點是什麼，漢語詞彙語義總體發展態勢如何？

（二）、大灣區學前兒童漢語詞彙不同詞類之間的習得情況如何，詞彙習得的難易程度呈現什麼樣的發展圖景？

（三）、大灣區父母的閱讀觀念是否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學前兒童的詞彙語義發展中具備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研究採用問卷調研、詞彙測試法，以此彌補單一研究樣式的不足。

⁴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編），〈粵港澳大灣區語言建設〉，載《語言生活皮書——中國語言政策研究報告》（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95-106。

⁵ 仲偉合、李汐，〈粵港澳大灣區語言服務產業：現狀、問題與未來發展〉，《當代外語研究》，第1期（2024），30-39。

⁶ 李豔、賀宏志，〈語言產業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語言產業研究》，（2021），10-12。

(一)、研究對象

首先，通過網路平台在粵港澳大灣區若干個不同經濟發展水準的城市、共計十所幼稚園發放調查問卷，問卷主要面向幼兒家長，旨在收集關於兒童家庭基本資訊、家庭閱讀環境建設狀況及家長對閱讀的認知等方面的資料。最終共回收有效問卷一千七百五十一份。通過對被試兒童的月齡（即三十六月至八十三月）進行限定，在剔除月齡不符合區間以及其他無效問卷後，本研究最終獲得有效樣本共一千六百五十六份，有效回收率為 94%。樣本中包括男孩八百九十人，女孩七百六十六人，平均月齡為五十二個月（SD = 7.16）。其餘詳細資訊見表 1。

表1. 被試兒童基本資訊

變數	類別	數字（百分比）
性別	男	890（53.7%）
	女	766（46.3%）
班級	小班	484（29.2%）
	中班	688（41.6%）
	大班	484（29.2%）
獨生家庭	是	448（27.1%）
	否	1208（72.9%）
家庭收入（人均）	低於 3000 元	121（7.3%）
	3000-5000 元	384（23.2%）
	5000-1 萬元	558（33.7%）
	1 萬-2 萬元	385（23.2%）
	高於 2 萬元	208（12.6%）

(二)、研究工具與操作

1、問卷調研：父母閱讀觀念調研問卷

研究採用的閱讀觀念調研問卷源於 Debaryshe 和 Binder 開發的英文版問卷（Parental Reading Belief Inventory, PRBI）。⁷ 修訂後的閱讀觀念問卷量表包括七個

⁷ Debaryshe, B. D., and Binder, J. C. “Development of An Instrument for Measuring Parental Beliefs about Reading Aloud to Young Children.”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78 (1994): 1303-1311.

維度，分別是教育效能感（Teaching Efficacy）、積極情感（Positive Effect）、言語參與（Verbal Participation）、閱讀指導（Reading Instruction）、知識基礎（Knowledge Base）、資源（Resources）和環境輸入（Environment Input），共計四十二道題項，採用 5 點計分法，1 為「非常不同意」，5 為「非常同意」，分數越高表明閱讀觀念越好。經過預測（N=350）描述性統計分析顯示，問卷一致性效度（克隆巴赫係數 Cronbach Alpha）為 0.92。七個分維度的一致性信度分別為 0.71、0.84、0.87、0.72、0.92。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發現， $X^2=2123, df=794, RMSEA=0.069, CFI=0.947, TLI=0.934$ ，卡方模型檢驗的整體擬合指數良好，說明結構效度良好。

首先，對總樣本共計一千六百五十六份父母閱讀觀念問卷進行信度（Reliability）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其內部一致性係數（克隆巴赫係數 Cronbach Alpha）為 0.929，七個維度的一致性係數分別是教育效能感（Teaching Efficacy）0.748、積極情感（Positive Effect）0.866、言語參與（Verbal Participation）0.895、閱讀指導（Reading Instruction）0.610、知識基礎（Knowledge Base）0.924、資源（Resources）0.850 和環境輸入（Environment Input）0.683。驗證性因數分析結果顯示 $X^2=2772.089, df=472, RMSEA=0.054, CFI=0.930, TLI=0.921$ ，結構模型擬合效果良好。父母親子共讀觀念的量表 7 個維度對應的二階模型示意圖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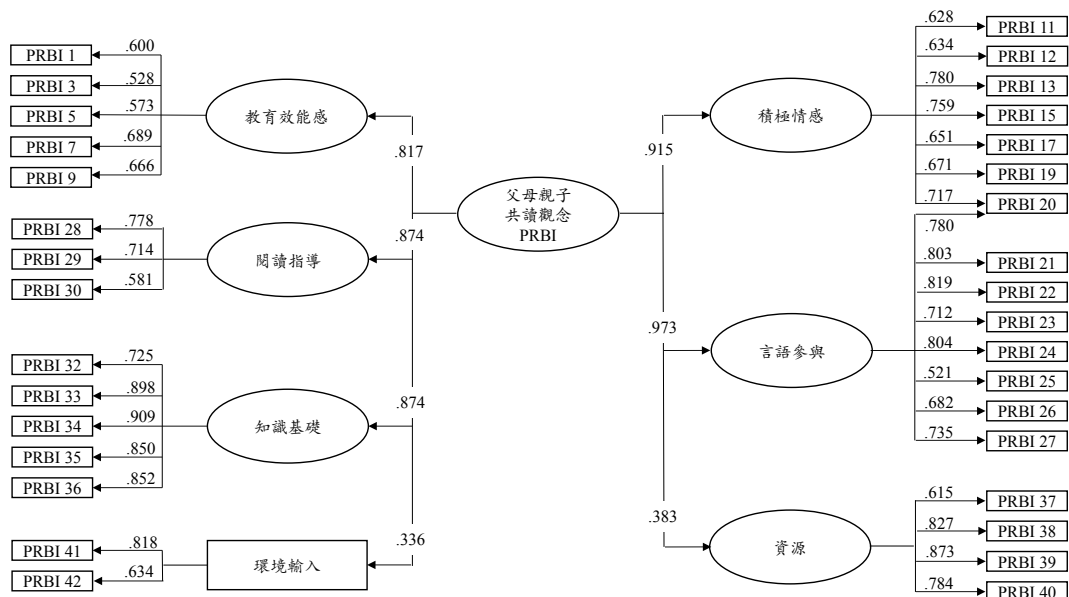


圖1. 父母親子共讀觀念問卷量表的二階模型

2、家庭閱讀環境調查問卷

以往相關研究關於家庭閱讀環境的評定量表涵蓋家庭書籍總數量、兒童書籍數量和親子共讀頻率三個維度。⁸本研究問卷在以往國內外學者使用的問卷基礎上，結合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形成，包括圖書數量、親子共讀起始時間、親子共讀頻率、親子共讀活動四個維度，共計七題，採用李克特五點計分，所得分值越高，則說明父母為兒童創設的家庭閱讀環境越豐富。

首先，對回收的有效資料樣本共計一千六百五十六份調查問卷進行分析，資料結果表明家庭閱讀環境問卷內部一致性係數（克隆巴赫係數 Cronbach Alpha）為 0.906，同時對其進行雙因數模型（Bifactor Model）檢驗，資料分析結果為 $X^2=60.931, df=7, RMSEA=0.068, CFI=0.994, TLI=0.983$ ，模型擬合效果良好，家庭閱讀環境對應的雙因數模型（Bifactor Model）如下圖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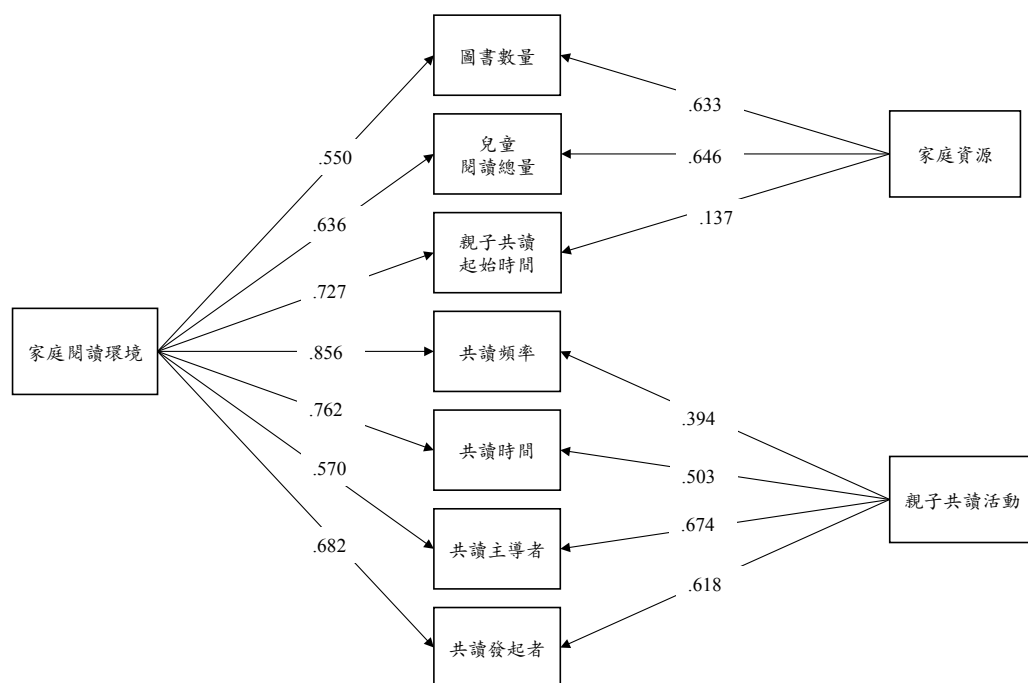


圖2. 家庭閱讀環境問卷雙因數模型

⁸ Lehl, S. Qualität häuslicher Lernumwelten im Vorschulalter: Eine Empirische Analyse zu Konzept, Bedingungen und Bedeutung, *The Quality of Preschoolers'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Springer VS: Wiesbaden. (2018).

3、家庭社會經濟地位（SES）

本研究選取三至六周歲的學前兒童父母作為研究對象，採用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職業、家庭經濟收入三個指標，探究這三個不同指標與父母的閱讀觀念和家庭閱讀環境之間的影響機制。父母受教育背景由被試父母自我報告，分別賦予 1-5 的分值，具體資訊見表 2。研究在 PISA 2009 技術報告裡描述家庭經濟地位測量及指數計算基礎上，沿用羅海風、劉堅與周達職業等級劃分，一共是 9 個職業等級，分別賦予 1-9 的分值：1=無工作；2=農民；3=工人；4=私營或個體經營者；5=商業服務業人員；6=政府普通工作人員、普通軍人；7=教育、醫務、科研人員、專業技術人員；8=企業管理人員；9=政府公務員或事業單位的高級行政人員、軍官。⁹ 家庭經濟收入採用夫妻人均收入作為衡量指標，由父母報告，進行五等編碼：1=3000 以下；2=3000-5000；3=5000-1 萬元；4=1-2 萬元；5=2 萬以上。

表2. 父母的教育背景

教育背景	父親	母親
1.初中或以下	332 (20.0%)	347 (21%)
2.高中或中專	423 (25.5%)	408 (24.6%)
3.大專	353 (21.3%)	390 (23.6%)
4.本科	485 (29.3%)	471 (28.4%)
5.碩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	63 (3.8%)	40 (2.4%)

4、漢語詞彙語義能力考察測量工具

漢語接受性詞彙/理解性詞彙語義評估工具（PPVT Chinese）

國際上普遍採用由 Lloyd M.Dunn 夫妻共同編制的皮迪博圖片詞彙測試（Peabody Picture Vocabulary Test），通過不同的圖片測試學前兒童的接受性詞彙發展水準。

⁹ 羅海風、劉堅、周達，〈家長參與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高中生學習品質之間的仲介作用——師生關係的調節作用〉，《心理發展與教育》，第 2 期（2021），199-210。

漢語表達性詞彙語義 (EVT Chinese)

國際上普遍採用 Williams 於 1997 年研製的 Expressive Vocabulary Test 測試學前兒童的表達性詞彙發展。漢語版的表達性詞彙測試工具由華東師範大學兒童語言研究中心周兢教授的團隊修改翻譯的中文修訂版，並成為國內諸多兒童語言研究學者採用的工具。

PPVT 和 EVT 兩套成熟的量表作為標準化評估工具，評分客觀方便，其評估結果易於量化和資料的統計分析處理。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使用 SPSS 26 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使用 Mplus 8.3 進行結構方程模型檢驗，即驗證性因素因數分析和雙因數模型分析等。

三、研究結果與分析

研究使用國際通用的兒童理解性詞彙語義 (PPVT) 和表達性詞彙語義 (EVT) 評估工具考三至六歲的學前兒童漢語詞彙語義發展情況。

研究者隨後在粵港澳大灣區不同經濟發展水準的城市當中隨機選取小、中、大班兒童共計一千五百六十七名分別進行理解性和表達性詞彙語義的測試。隨後，對測試資料和計分表進行資訊核對和整理分析，剔除無效測試被試後共計一千五百四十六名兒童參與詞彙測試，詞彙發展語義測試計分表有效回收率高達 98.6%。其中，小班兒童平均年齡四十七個月 ($M=46.48, SD=4.85$)，中班兒童平均年齡五十六個月 ($M=55.90, SD=6.22$)，大班兒童平均年齡七十個月 ($M=69.43, SD=7.08$)。具體資訊見表 3：

表3. 學前兒童基本資訊表

班級	小班	中班	大班	合計
男	274	335	219	828
女	229	306	183	718
合計	503	641	402	1,546

（一）、學前兒童漢語詞彙的總體發展圖景

表4. 兒童理解性和表達性詞彙語義得分表

年齡	N	理解性詞義	表達性詞義
3 歲	91	23.79	37.37
3.5 歲	259	28.12	37.60
4 歲	349	35.10	44.49
4.5 歲	295	47.90	53.39
5 歲	235	55.30	60.31
5.5 歲	151	61.95	64.40
6 歲	166	70.46	7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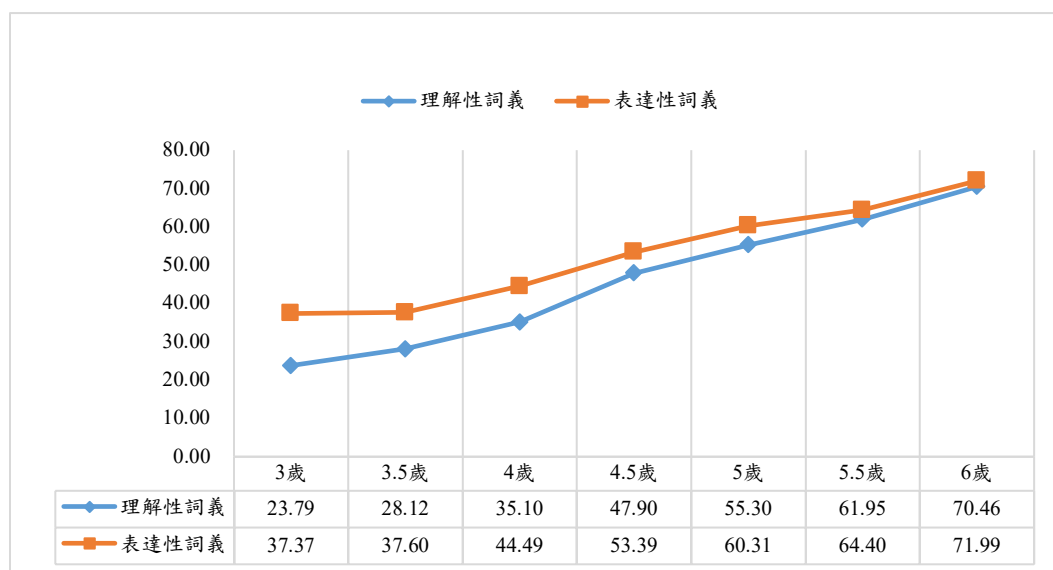


圖3. 兒童理解性和表達性詞彙語義發展趨勢圖

由表 4 和圖 3 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首先，隨著年齡的增長，學前兒童的理解性和表達性詞彙語義發展總體態勢均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同時，對比每一個不同的年齡階段，兒童的表達性詞彙語義發展均領先於理解性詞彙語義，也就是說，學前兒童的理解性和表達性詞彙語義發展水準在同一年齡階段處於不均衡的態勢。

仔細觀察不同年齡階段的兒童詞彙語義發展趨勢，兒童三歲時兩種詞彙語義水準差距明顯。在兒童四歲之前，理解性詞義發展一直遠遠滯後於表達性詞義。四歲之後，兒童的理解性語義快速發展，從兒童四歲半開始兩種詞彙語義差距逐步縮小。

到六歲的時候，兒童的理解性和表達性詞彙語義基本呈現均衡的發展態勢。

（二）、學前兒童理解性和表達性不同詞類的發展態勢

學前兒童理解性和表達性不同詞類的發展態勢如圖 3 所示：

首先，同一年齡階段的兒童理解性和表達性詞義相比較，表達性詞義的動詞和名詞發展速率要高於理解性詞義的動詞和名詞。但是，表達性詞義的形容詞發展速率則低於理解性詞義；四歲之前的理解性和表達性形容詞語義發展均呈現穩步上升的成長態勢，但四歲之後表達性的形容詞語義發展則出現不均衡發展的趨勢，不同年齡階段的兒童其不同詞類發展差異較大。而且，兒童的表達性形容詞詞義發展遠遠滯後於其他不同詞類，得分均低於 50%。也就是說，在所有的詞類中，兒童的表達性形容詞詞彙語義發展最差，而表達性的名詞詞彙語義發展最佳。

其次，同一年齡階段的兒童表達性詞義發展上，四歲半歲是一個明顯的成長分水嶺。在兒童四歲半歲之前，其表達性動詞語義發展最好。但是四歲半歲之後，則是表達性名詞語義發展最好。

再者，不同年齡階段的兒童，理解性名詞語義發展水準最高，遠遠優於理解性動詞和形容詞的發展。從發展的總體態勢看，理解性名詞與形容詞隨年齡的增長呈現相近均衡的成長態勢。相反，理解性動詞發展呈現顯著的階梯式發展態勢，不同年齡階段的進步明顯。四歲之前，理解性動詞滯後於理解性形容詞的發展。但是四歲之後，理解性動詞則領先於理解性形容詞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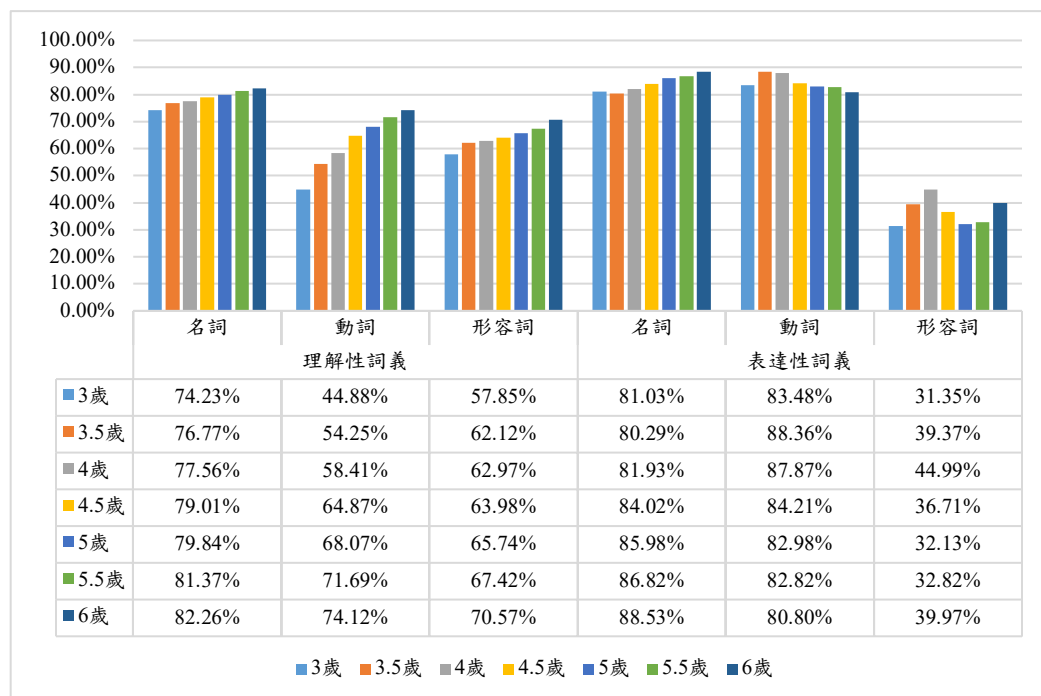


圖4. 學前兒童理解性和表達性不同詞類的正確率統計圖

(三)、學前兒童名詞詞彙語義的習得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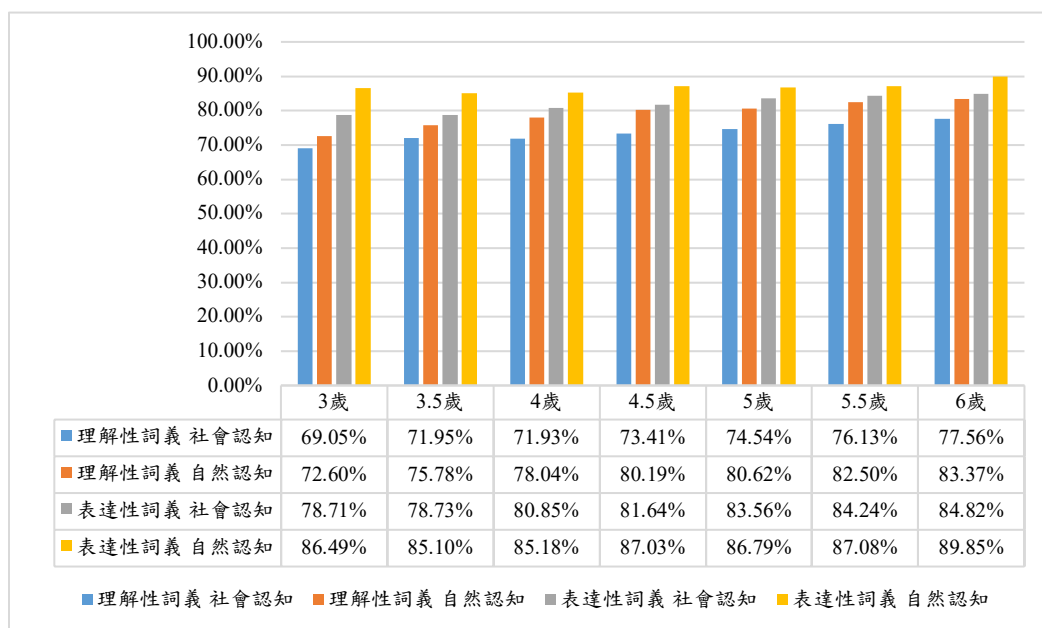


圖5. 學前兒童理解性和表達性名詞正確率統計圖

在測查學前兒童理解性和表達性不同詞類正確率的基礎上，進一步考察名詞不同類別的語義得分情況。本研究將理解性和表達性詞彙語義兩套測試評估工具的所有名詞詞彙分為兩大類別：1) 自然認知名詞：涵蓋各種動植物、人體器官和時間命名的名詞；2) 社會認知名詞：涵蓋生活中不同職業劃分、衣服種類、生活日常用品、交通出行工具等名詞。¹⁰

首先，從圖 5 的資料顯示，我們可以看到兒童的名詞詞彙語義發展與兒童不同詞類發展的總體態勢一致，即無論是兒童的自然認知還是社會認知名詞發展，兒童的表達性詞義水平平均高於理解性詞義。無論是從橫向（兒童的同一年齡階段）對比，還是從縱向（兒童的不同年齡階段）對比，表達性詞彙語義發展一直優先於理解性詞彙語義發展。

其次，在理解性詞義方面，從三歲到六歲的不同發展階段，隨著兒童年齡的增長，自然認知和社會認知名詞的正確率逐漸提高，而且兒童的自然認知名詞一直優於社會認知名詞。在表達性詞義方面，自然認知名詞語義在不同的年齡階段正確率雖然有些許波動，但是發展相對均衡；社會認知名詞語義的發展則隨著兒童的年齡增長而穩步提升；總的來看，兒童的自然認知名詞發展水準同樣領先於社會認知發展名詞。

再者，隨著年齡的增長，兒童的理解性和表達性名詞詞義發展差距逐漸縮小，到六歲的時候，社會認知和自然認知名詞發展相對而言比較均衡。

最後，縱觀同一年齡階段的兒童名詞語義發展，理解性的社會認知詞義發展最為滯後，表達性的自然認知詞義發展最為領先，名詞詞義發展態勢呈現出：理解性社會認知語義<理解性自然認知語義<表達性社會認知語義<表達性自然認知語義。

（四）、學前兒童詞彙習得的難易程度對比分析

在學前兒童理解性和表達性詞彙語義發展的特點和具體習得情況的基礎上，繼續深入分析兒童不同詞類正確率最高和最低的五項詞彙，進一步瞭解兒童詞彙語義發展趨勢。

¹⁰ 周兢、張莉、李傳江，〈漢語學前兒童的詞匯語義發展研究〉，《語言戰略研究》，6（2017），89-96。

如表 6 所示，名詞類別上，理解性和表達性正確率最高的五項都是和兒童日常生活密切聯繫的，是兒童具有直接生活體驗和接觸的詞彙。理解性詞彙正確率最低的五項難度較大，比如「侏儒」一詞書面語特徵強，不是口語常用詞彙，如若換成「小矮人」也許正確率會提高很多；植物類別詞彙「藤」則要求兒童具有一定的自然學科知識儲備量；「凸面」一詞測試工具則考察「凹面」、「曲面」、「不規則平面」等形狀各異的平面圖形，需要兒童具備相應的抽象思維和詞彙匹配；「籬笆」一詞作為柵欄或護欄類的生活設施，不屬於兒童生活經常可見的物品，因此兒童熟悉程度不高，正確率低；「角膜」一詞作為身體器官識別出現在測試工具中，由於也是比較專業的詞彙，對兒童而言難度較大。

而表達性詞彙正確率最低的五項則距離兒童生活體驗較遠，屬於兒童日常生活出現頻次較低的詞彙，比如「兩棲動物」（測試工具題目如下：青蛙屬於___動物，一種動物科類）作為考察學前兒童的動物種類統稱出現，難度較大。職業類別「法官」不屬於兒童日常角色扮演經常會出現的角色，因此兒童對其職業裝扮缺乏熟悉程度，測試過程中無法根據提供的圖片進行判斷。工具類別「耙子」一詞則因為作為木制的農具，是農活中歸攏或散開穀物的工具，不是兒童日常生活常見物品，遠離兒童直接生活體驗，從而正確率低。詞彙「驢」雖然也屬於動物類別，但由於與外形上與「馬」十分接近，因此不少兒童在測試過程中誤以為是「馬」，所以「驢」這個詞彙也是表達性正確率最低的詞彙之一。「二重奏/二重唱」一詞正確率低是因為測試工具考察「唱歌」一詞的同義詞表達（測試工具題目如下：兩個人一起唱歌，我們叫？），而「二重奏/二重唱」一詞本身就屬於音樂專有名詞，表示「同等重要的兩個人各持樂器，共同演奏」，特定領域專有名詞的考察增加兒童的認知難度，因此該詞正確率低。

其次，動詞類別上，理解性和表達性正確率最高的五項同樣是兒童日常經常接觸的詞彙，以及口語中經常使用到的高頻詞彙。但是，理解性詞彙正確率最低的五項則因為具有較為明顯的書面語言和學業語言特徵，兒童掌握程度較差，比如將檔和材料分門別類放進檔案保存起來的詞彙「歸檔」一詞明顯遠離兒童真實的生活體驗；「擴散」一詞測試工具中則是考察光線的折射、反射、分散和聚焦的專業學科知識，超出兒童現有的認知，因此難度較大；「解剖」一詞同樣屬於專業的學科知識和詞彙；「滲透」一詞則考察化學學科的實驗專業詞彙，要求兒童在過濾、虹吸、

電解和蒸餾四個化學實驗圖中分辨「滲透」，難度大，專業性強。相比之下，表達性詞彙中的動詞雖然同樣具備兒童具有生活經驗的特徵，但是由於更為偏向書面語表達，而且五項都是考察同義詞替換，從而導致正確率不高。「拽/扯/提/拉/牽」一詞由於測試工具考察的是動詞「拉」的同義詞表達（測試中題目如下：這位小朋友在拉小車，我們還可以說這位小朋友在 XX 小車），因此，動詞的替換導致題目難度的增加，也使得該詞彙正確率偏低。同樣的，另外四個依次考察「講話」、「結束」、「開始」、「製作」的同義詞替換，這四個詞相對而言書面語程度更強，較為抽象，因此列入正確率最低的範疇。

再者，修飾詞類別上，理解性和表達性正確率最高的五項同屬於生活中的高頻詞彙。相比之下，理解性詞彙正確率最低的五項則較為抽象，比如情緒識別詞「失望」和「驚訝」，由於測試工具中的圖片展示中「驚訝」與「生氣」、「驚恐」兩幅圖片形似程度高，兒童難以仔細辨別三者情緒的差異，導致正確率不高；同樣的，人物關係識別「易信賴的」對兒童而言難度也高，因為學前兒童尚未能很好地辨別人物之間的複雜關係；「自大」一詞需要兒童具備一定的人物性格識別；「白熱的」一詞具備學業語言的特徵，學前兒童尚未能掌握物體受熱達到發白光狀態的學科專業知識，因此正確率也低。相反，表達性詞彙正確率最低的五項則是因為這五道題測試工具都是分別考察同義詞的替換，按正確率高低排列依次是「安靜的」、「便宜的」、「很快的」、「害怕」、「困難的」的同義詞替換，因此對詞彙儲備量本身就相對有限的兒童而言難度提升，導致正確率不高。

表6. 學前兒童理解性詞彙與表達性詞彙語義習得難易程度表

	理解性詞彙				表達性詞彙			
	正確率最高的五項		正確率最低的五項		正確率最高的五項		正確率最低的五項	
名詞	手	99.55%	侏儒	45.61%	魚/金魚	99.80%	兩棲動物	36.51%
	紅綠燈	99.05%	籐	45.58%	氣球	99.74%	驢	33.27%
	公車	98.51%	凸面	41.07%	車	99.68%	耙子	21.48%
	床	97.61%	籬笆	38.86%	蘋果	99.68%	法官	20.08%
	輪胎	97.48%	角膜	37.25%	梨子	99.27%	二重奏/二重唱	17.14%
動詞	散發	96.00%	歸檔	52.21%	休息/睡覺	97.82%	拽/扯/提/引/牽	65.52%

	親吻	90.87%	擴散	52.17%	跑步/跑	96.74%	演講/陳述	51.65%
	束縛	89.06%	解剖	51.36%	游泳	94.47%	完成/做完	44.96%
	裝飾	87.32%	疑惑	47.37%	停止/禁止/停	87.04%	開啟/準備	34.49%
	燃燒	85.26%	滲透	33.78%	爬/登	80.61%	組裝/拼接	34.09%
修飾 詞	安靜的	86.03%	失望	55.89%	重的/肥胖的	79.37%	平靜的/不吵鬧的	46.00%
	空的	84.33%	驚訝	50.45%	美麗的/吸引人	68.42%	低價的/不貴的	42.68%
	易碎的	80.14%	易信賴的	48.21%	通常/常常	60.53%	迅速的/飛奔的	38.92%
	透明的	74.73%	自大的	47.26%	不費力的/輕而易舉的	59.57%	驚慌/驚恐的	27.86%
	一群	69.46%	白熱的	41.19%	平行	56.25%	不容易的/有挑戰	22.90%

如表 7 所示，學前兒童理解性詞彙與表達性名詞詞彙中社會認知和自然認知正確率最高的五項詞彙均是兒童日常生活接觸的高頻詞彙，同樣都是兒童具有直接生活經驗的詞彙，涵蓋交通工具、水果蔬菜、生活用品、常見動物等等。

社會認知詞彙裡，理解性詞彙正確率最低的詞彙「島嶼」作為一個地理名詞，對學前兒童而言存在一定的難度；表達性詞彙中正確率最低的詞彙「錨」作為船隻停泊時所用的專業器具，遠離兒童的真實生活體驗，而「指導手冊/規範手冊」同樣因為具備學業語言和書面語的特徵，脫離學前兒童熟悉的詞彙範疇，從而導致正確率不高。

自然認知詞彙裡，理解性詞彙正確率最低的「嫩枝」一詞書面語特徵強，在測試過程中兒童普遍存在理解上的困難，但是研究者發現測試結束後，當主試根據測試工具的圖片對「嫩枝」做簡單的釋義，即「剛長出嫩芽的樹枝」時，正確率大大提升。身體部分「手肘」作為連接上下臂的胳膊肘，雖然是兒童的身體部位，但並不是兒童日常經常接觸到的詞彙，因此正確率低。「黃鼠狼」一詞雖然同屬於動物類別，但是由於日常生活出現頻次較低，也進入正確率低的題項範疇。「爬蟲」則因為是爬行動物的舊稱，遠離兒童的認知，也可能因為中國臺灣地區常模測試工具的表述與中國大陸存在表述上的語用差異，從而導致正確率不高。表達性詞彙中的「昆蟲」在測試工具中作為「蟲子」的同義詞替換出現（測試中題目如下：這是蟲子，我們還可以叫它？），對學前兒童而言存在一定難度。同樣的，「深夜/黃昏」也是作為「晚上」的同義詞題型出現在測試中，因此正確率低。「花束」一詞作為

成束的花的統稱（測試中題目如下：一束花，我們叫？），屬於書面語，超出學前兒童的認知。

表7. 學前兒童理解性詞彙與表達性名詞詞彙語義習得難易程度表

	理解性詞彙				表達性詞彙			
	正確率最高的五項		正確率最低的五項		正確率最高的五項		正確率最低的五項	
社會認知	紅綠燈	99.05%	島嶼	46.20%	氣球	99.74%	錨	42.77%
	公車	98.51%	侏儒	45.61%	車	99.68%	指導手冊 /規範手冊	41.67%
	床	97.61%	凸面	41.07%	雨傘	98.70%	耙子	21.48%
	輪胎	97.48%	籬笆	38.86%	剪刀	98.60%	法官	20.08%
	球狀(形)	97.17%	角膜	37.25%	圓形	98.46%	二重奏/ 二重唱	17.14%
自然認知	手	99.55%	嫩枝	64.34%	孔雀	100.00%	昆蟲	43.82%
	蛇	96.89%	手肘	64.07%	魚/金魚	99.80%	花束	38.78%
	羽毛	96.67%	黃鼠狼	61.91%	蘋果	99.68%	深夜/黃昏	38.18%
	玉米	95.38%	爬蟲	49.31%	梨子	99.27%	兩棲動物	36.51%
	蔬菜	90.87%	籐	45.58%	水果	98.75%	驢	33.27%

（五）、母親閱讀觀念、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學前兒童詞彙語義發展的仲介效應

基於上述 SPSS 相關分析結果我們可以看到母親閱讀觀念在家庭親子共讀活動開展和家庭閱讀環境創設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檢驗母親閱讀觀念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學前兒童語義發展的仲介效應。本研究參照溫忠麟與葉寶娟¹¹提出的仲介效應檢驗流程。由於引數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仲介變數家庭母親觀念均為合成分數，同時因變數將學前兒童的理解性詞彙語義和表達性詞彙語義分開進行檢驗，使得所有檢驗構建的模型均為飽和模型，即飽和模型的卡方值、自由度、RMSEA 和 SRMR 均等於 0、CFI 和 TLI 均等於 1。

第一步，檢驗引數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兩個因變數理解性詞彙和表達性詞彙的

¹¹ 溫忠麟、葉寶娟，〈仲介效應分析：方法和模型發展〉，《心理科學進展》，第 5 期（2014），731-745。

直接效應 c 。結果表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顯著負向預測理解性詞彙 ($\beta=-0.056, t=-2.200, p=.028$)，因此，按仲介效應立論；但是，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不能顯著預測表達性詞彙 ($\beta=-0.008, t=-0.297, p=.767$)；因此，按遮掩效應立論。

第二步，加入仲介變數-母親閱讀觀念，依次檢驗仲介模型的各條路徑。結果表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顯著正向預測母親觀念 ($\beta=0.096, t=3.505, p<.001$)，即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母親閱讀觀念→理解性詞彙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母親閱讀觀念→表達性詞彙兩個仲介的前半路徑 a 均為顯著；母親閱讀觀念能顯著正向預測理解性詞彙 ($\beta=0.052, t=2.012, p=.044$)，但不能顯著預測表達性詞彙 ($\beta=0.044, t=1.662, p=.097$)，即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母親閱讀觀念→理解性詞彙仲介的後半路徑 b 顯著，但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母親閱讀觀念→表達性詞彙仲介的後半路徑 b 不顯著。

第三步，使用偏差校正的非參數百分位 Bootstrap 法對兩個仲介效應 ab 進行檢驗，重複抽樣五千次，結果如下表 8。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母親閱讀觀念→理解性詞彙仲介效應 ab 的置信區間不包含 0，即仲介效應顯著，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母親閱讀觀念→表達性詞彙仲介效應 ab 的置信區間的左端點恰好為 0，仲介效應邊緣顯著。

表8. 母親閱讀觀念在社經地位與學前兒童詞彙語義發展的Bootstrap分析結果

路徑	ab 標準化估計值	95%置信區間
社經地位→閱讀觀念→理解性詞彙	0.005	[0.001,0.012]
社經地位→閱讀觀念→表達性詞彙	0.004	[0.000,0.011]

第四步，在第二步建構的仲介模型中估計直接效應 c' ，並同時計算仲介的效應量。考慮仲介路徑（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母親閱讀觀念→理解性詞彙）的情況下，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仍顯著負向預測理解 ($\beta=-0.061, t=-2.368, p=.018$)，且仲介模型中的直接效應 c' 與直接效應 ab 符號相反，使用 ab/c' 計算效應量，計算結果為 $ab/c' = |0.005/(-0.061)| = 0.082$ ，即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母親閱讀觀念→理解性詞彙的仲介效應 ab 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理解性詞彙的間接效應 c' 之比是 0.082:1；在仲介模型中，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不能顯著預測表達性詞彙 ($\beta=-0.012, t=-0.456, p=.648$)，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母親閱讀觀念→表達性詞彙這一仲介效應的效應量等於 $ab/c' = |0.004/(-0.012)| = 0.333$ ，即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母親閱讀觀念→表達性詞彙仲介效

應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表達性詞彙的間接效應 c' 之比是 0.3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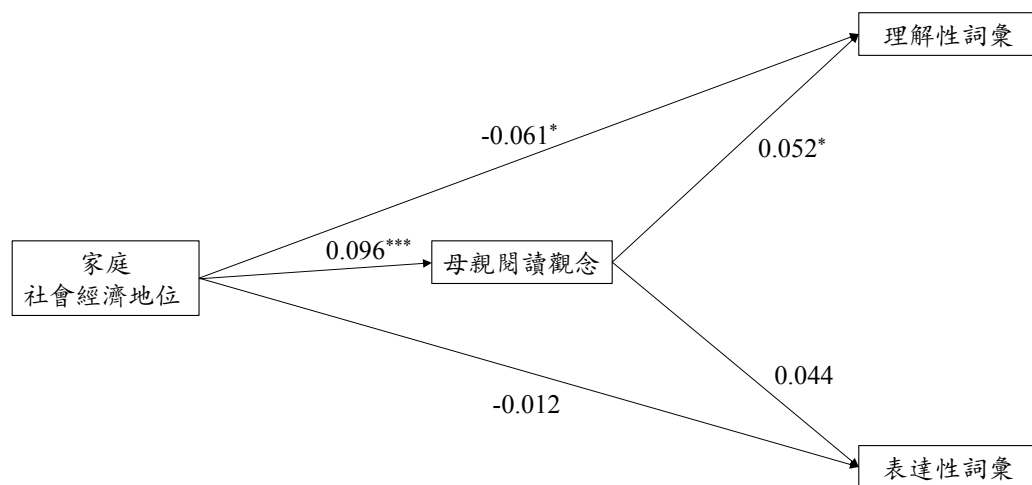


圖6. 母親閱讀觀念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學前兒童詞彙語義發展的仲介作用模型

由上述仲介效應檢驗結果我們可以發現，母親的閱讀觀念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學前兒童的理解性詞彙和表達性詞彙語義發展都具有仲介作用。可見，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固然重要，但是作為制約兒童語言能力發展的外部因素，父母的社經地位並非直接作用與兒童的理解性詞彙和表達性詞彙語義發展，而是通過母親的閱讀觀念為仲介，制約著家庭閱讀環境的創設和親子共讀活動的開展，從而影響兒童早期的詞彙習得和語言能力發展。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的家庭，母親的閱讀意識相對較高，其閱讀觀念也促使其更早地在兒童成長初期開始家庭親子共讀活動，同時更有意識創設良好的家庭閱讀環境和提供適宜的閱讀資源說明兒童構建語言基礎，母親的閱讀觀念直接影響兒童的理解性和表達性詞彙語義的習得。

四、討論

（一）、親子共讀——閱讀三聯體

學前兒童、養育者和書籍三者構成閱讀三聯體（Shared Reading Triad），親子共讀的體驗取決於以下五個因素：1、兒童先前的口語語言技能發展和認知能力發展，

如記憶力；2、父母的閱讀習慣、理念、態度；3、兒童繪本書籍的特點，如詞彙多樣性、語法複雜度和故事的敘述結構；4、父母吸引並保持兒童專注力的方式，以及是否能根據兒童的語言能力水準調整脫離語境的對話，兒童對繪本書籍的興趣和參與親子共讀的積極性；5、父母在家庭為兒童提供的書籍，父母是否能夠根據兒童的年齡增長選擇相應的適宜讀物，以及父母自己本身的閱讀積累和閱讀能力。¹² 同時，Grolig 還指出父母可以通過以下方式提高兒童親子共讀的參與度：1、父母就書本的內容與兒童共同建立一個對話的聚焦點，集中就書本資訊的閱讀理解進行梳理；2、在脫離語境對話中，圍繞書本詞彙和故事元素向兒童提問需要簡單推理的理解問題；3、重複閱讀；4、無字書或者文字篇幅占比很少的書籍有利於提高兒童的語言輸出和積極參與。學前兒童在日常生活的語言交流中自然習得語音、語法和語義，在與他人的語言交際中掌握語言使用的規則，也就是語用。學前兒童的語言理解能力涵蓋書面表達和口語表達兩方面，這兩方面都離不開早期家庭教育閱讀量的積累。

同樣，Vygotsky 的最近發展區理論也指出，兒童在其語言能力的最近發展區與父母合作與互動，能夠有效提升其語言技能，因為互動中的對話意義是兒童與父母共同構建的，父母能夠幫助兒童將新知識與舊知識連接起來，並給兒童提供相應的語境構建語義。與此同時，互動過程中父母的語言輸入、提問和回饋相當於給兒童搭建言語支架，促使他們的語言輸出得以不斷進步。這種不斷重複的言語支架搭建使得兒童能夠逐步內化語言規則，並在類似的語言場景嘗試獨立運用語言進行溝通。親子共讀對兒童語言能力發展的影響還取決於書籍本身和特徵，比如詞彙的多樣性和難度、語法複雜程度等。¹³ 因此，父母要瞭解兒童已經掌握的語言技能和已有的語言知識，才能為兒童選擇適當的繪本書籍，才能在提問難度適宜的問題。生態系統理論認為語言和繪本書籍作為心理工具（Psychological Tool）和技術工具（Technical Tool），是兒童與父母構建對話意義的媒介。也有研究學者指出，兒童繪本等書籍作為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心理工具和技術工具，是成人對兒童語言能力發展產生影響的媒介^⑭。

¹² Grolig, L. "Shared Storybook Reading and Oral Language Development: A Bioecological Perspectiv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2020): 1818.

¹³ Montag, J. L., and MacDonald, M. C. "Text Exposure Predicts Spoken Production of Complex Sentences in 8- and 12-Year-Old Children and Adul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4.2, (2015): 447-468.

(二)、父母雙方的閱讀觀念和母親的閱讀觀念制約家庭親子共讀活

動的開展

父母雙方的閱讀觀念和母親的閱讀觀念影響家庭圖書總量、兒童閱讀總量、親子共讀起始時間、共讀時長、共讀主導者和發起者。西方國家普遍重視兒童的早期親子共讀，因為他們意識到親子共讀體驗對兒童日後的學業成就具有重要的積極影響。¹⁴ 研究中的多數大灣區父母都具有良好的閱讀觀念，注重家庭閱讀環境的創設，根據兒童不同成長階段的需求提供豐富多樣的書籍。教育意識強（如那些能夠意識到早期教育和早期閱讀重要性）的父母親子共讀的頻率更高；¹⁵ 而自己本身喜歡閱讀的父母親子共讀的積極性也越高。¹⁶ 與閱讀理解能力高的父母相對，閱讀理解能力欠缺或者較為薄弱的父母親子共讀的頻率越低，因為閱讀對他們而言並非愉悅的體驗，因此，這樣的父母更傾向於選擇其他的娛樂消遣方式。¹⁷

其次，閱讀過程中，父母如何引導兒童，調動兒童的生活經驗，啟動兒童的知識儲備，並聯繫書本上的內容促進兒童的閱讀積極性和語言輸出是父母普遍認為頗具難度和挑戰的方面。如何有效建立兒童與父母的共同注意，研究指出父母要學會啟動並引導兒童思考，可以通過以下三種方式進行：1、對繪本書籍內容進行提問，比如讓兒童對物品進行匹配或者講述某一頁呈現內容；¹⁸ 2、父母對兒童的回答進行

¹⁴ Stiftung Lesen. Vorlesen: Uneinholbares Startkapital. Vorlesestudie 2018-Bedeutung von Vorlesen und Erzählen für das Lesen “The Importance of Reading Aloud and Storytelling for Reading Development”. Available at: <https://www.stiftunglesen.de/download.php?type=documentpdf&id=2397> (Accessed April 24, 2020).

¹⁵ Kluczniok, K., Lehl, S., Kuger, S., and Rossbach, H. G. “Quality of the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During Preschool Agedomains and Contextual Conditions.” *Europea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search Journal* 21 (2013): 420-438.

¹⁶ Bus, A. G., Leseman, P. P. M., and Keultjes, P. “Joint Book Reading across Cultures: a Comparison of Surinamese-Dutch, Turkish-Dutch and Dutch Parent-Child Dyads.” *Journal of Literacy Research* 32.1, (2000): 53-76.

¹⁷ Neuman, S. B., and Kaefer, T. “Developing Low-Income Children’s Vocabulary and Content Knowledge through a Shared Book Reading Program.”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2 (2018): 15-24.

¹⁸ Van Kleeck, A., Gillam, R. B., Hamilton, L., and McGrath, 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ddle-Class Parents’ Book Sharing Discussion and Their Preschoolers’ Abstract Language Development.”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 40 (1997): 1261-1271.

擴展；3、在一來一往的對話流中引導兒童輸出更多表達。¹⁹

親子共讀對兒童語言能力的影響取決於兒童與父母之間的互動。²⁰ 而親子共讀時父母與兒童的互動品質有三個制約因素：1、父母共讀時提問開放性問題的頻率和傾向；2、兒童對父母提問的問題和書本所傳遞的資訊的回應；3、繪本書籍本身的特徵，比如是否涵蓋可以探討的要素，比如是否有新奇事件等可以引發對話的內容。兒童與父母(或者其他養育者)日常生活的對話是與當下的語境緊密聯繫的(Context-Sensitive)。²¹

(三)、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制約親子共讀活動的開展

研究結果表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三個變數（即父母雙方的教育程度、職業和家庭收入）均影響家庭親子共讀活動的開展（即家庭圖書數量、兒童閱讀總量、親子共讀起始時間、共讀時長、共讀主導者和發起者）。研究結果顯示，不同社經地位的家庭親子共讀活動開展得頻率存在差異，這很可能是因為高社經地位的父母在兒童成長早期更有意識、也相對更有時間、精力和財力投資在兒童的教育資源上。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父母受教育程度高，自身知識儲備和語言能力相對較強，有更多時間與兒童交流，對話內容更為豐富，能多以條理性和邏輯性強的方式引導兒童對話。²² 高社經地位父母的教育背景、職業和收入使得他們對學前兒童的教育資源投入得以在早期促進兒童的認知發展。尤其在經濟水準相對較為發達的粵港澳大灣區，高社經地位的父母對兒童的成長規劃有著較為清晰的學業安排和技能提升課程。可見父母對兒童的教育投入體現在父母的教育意識，是否能夠抓住日常生活的教育契機，切實把握與兒童親子共讀的時機、頻率和時長。

¹⁹ Zevenbergen, A. A., and Whitehurst, G. J. "Dialogic reading: A Shared Picture Book Reading Intervention for Preschoolers. In Kleeck A. V., Stahl S. A., Bauer E. B. (Eds.)." *On Reading Books to Children: Parents and Teacher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3): 170-192.

²⁰ Fletcher, K. L., and Reese, E. "Picture Book Reading with Young Childre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Developmental Review* 25 (2005): 64-103.

²¹ Dickinson, D. K., Hofer, K. G., Barnes, E. M., and Grifenhagen, J. F. "Examining Teachers' Language in Head Start Classrooms from a Systemic Linguistics Approach.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9 (2014): 231-244.

²² Hoff, E. "The Specificity of Environmental Influence: Socioeconomic Status Affects Early Vocabulary Development Via Maternal Speech." *Child Development* 74.5 (2003): 1368-1378.

尹靜將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父母語言差異原因歸結為三點：1、父母關於兒童語言發展知識的差異；2、父母自身口頭表達能力的差異；3、父母是否健談的差異。²³ 但是，尹靜同時也指出，親子互動方式雖然受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因素的制約，但並非一一對應，高社會經濟地位的父母也可能出現低品質的親子互動，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父母也可能存在高品質的親子互動。

值得注意的是，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兒童日常生活獲得的語言輸入僅占高社經地位家庭兒童的三分之一。²⁴ 阮福金等指出家庭文化資源，如書籍等讀寫相關的資源，只有父母有意識地與兒童共同利用才能間接刺激兒童早期讀寫意識的萌發，並非書籍資源越多就意味著兒童的讀寫概念發展越好；只有父母增加家庭文化活動頻率，兒童才有更多機會積累相關詞彙、進行有意義口語表達。²⁵ 研究表明不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養育者因為受教育程度不同，句法複雜度和多樣性存在較大差異，引導兒童對話的交流策略也明顯不同，高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養育者多使用啟發式問句和感歎句，低社經地位的則多使用祈使句和是非問句。²⁶ 相比高社經地位家庭父母，低社經地位家庭的父母對學前兒童的早期語言發展重視程度和教育意識相對較弱，親子共讀時言語互動也較少，比如更多的是父母主導的對話，兒童對話機會較少；父母提問頻次也低，脫離語境的對話引導也相對較少。²⁷ 語言發展延遲直接影響學業表現和社會情感發展技能，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尤其是貧困家庭的兒童中65%具有語言延遲的現象，直接影響其入學準備工作的展開。²⁸ 與中產家庭的兒童相比，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兒童在親子共讀、玩具搭建、幼稚園課堂學習等活動獲得的語言輸入、詞彙多樣性表達數量相對較少，因此，這些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兒童表

²³ 尹靜，〈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兒童語言發展的影響〉，《學前教育研究》，4（2019），66-80。

²⁴ Hart, B., and Risley, T. "Meaningful Differences in the Everyday Experiences of Young American Children." Baltimore: Brookes. (1995).

²⁵ 阮福金、周暉、李峰，〈家庭文化環境對幼兒語音意識的作用〉，《心理發展與教育》，第1期（2006），13-17。

²⁶ Huttenlocher, J., Vasilyeva, M., Waterfall, H. R., Vevea, J. L., and Hedges, L. V. "The Varieties of Speech to Young Childr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3.5 (2007): 1062-1083.

²⁷ Lehl, S., Ebert, S., Rossbach, H. G., and Weinert, S. "Die Bedeutung der Familiären Lernumwelt Für Vorläufer Schriftsprachlicher Kompetenzen Im Vorschulalter" *The Role of the Family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Preschoolers' Reading Precursors*. Z. Fam. Forsch 24 (2012): 115-133.

²⁸ Nelson, K. E., Welsh, J. A., and Vancettrup, E. M. "Language Delays of Impoverished Preschool Children in Relation to Early Academic and Emotion Recognition Skills." *First Language* 31 (2011): 164-194.

達性詞彙發展也滯後於中產家庭的兒童。

但是，親子共讀的差異不僅存在於不同社經地位的家庭，即使是歸屬於同一社經地位的家庭其親子共讀活動差異也很大，因此，即使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兒童獲得的語言輸入相比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兒童要少，也不能證實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就是家庭語言活動開展的品質與數量的決定性因素。這一結論與之前的學者提出的一致，那就是即使同屬於低、中、高社經地位的家庭，其親子共讀的頻率、親子活動的展開、父母與兒童之間的對話語言輸入的多樣性也是存在顯著差異。²⁹

五、教育建議

（一）、父母要有意識增加兒童的形容詞詞彙輸入

在所有詞類中，兒童的表達性形容詞詞彙語義發展最差，有可能是因為形容詞對兒童的認知要求相對較高，有的形容詞也較為抽象，部分形容詞的界定主觀性較強。因此，對學前兒童而言，形容詞的掌握難度相對較其他詞類（如名詞和動詞）高。兒童的表達性名詞和動詞發展均領先於形容詞，有可能是因為學前兒童正處於認識世界、探索世界的階段，這個年齡階段的兒童在日常生活中尚處於生活物品的名詞匹配認知過程，在生活體驗中不斷豐富並擴展其生活認知。因此不難解釋為何學前兒童的名詞類別掌握較好。然而，父母在交流對話過程以及平時的親子共讀過程中，除不斷擴大兒童的名詞匹配，還要有意識地對兒童所接觸的人物、事物、事件和感受等等增加形容詞的詞彙輸入，對兒童語言輸出所涉及的事物盡可能進行詳盡豐富的語言描繪，從而增加兒童對事物的感性認識，並逐步積累其形容詞詞彙儲備。兒童具備相應的形容詞詞彙儲備不僅有利於其自身更好地表達，從而滿足其日常生活與學業學習的語言需求，也有利於為大灣區日後發展語言康復、語言測評、語言創意、語言培訓等語言產業奠定人才儲備，從而推動語言產業為灣區的經濟建設創造價值。

²⁹ Hoff, E. "How Social Contexts Support and Shape Language Development." *Developmental Review* 26 (2006): 55-88.

(二)、父母要注重培養兒童的傾聽能力，促進其理解性詞彙語義發展，從而增強語義理解能力

本研究的詞彙語義測試中，兒童的表達性詞彙語義的發展一直優先於理解性詞彙語義發展，有可能是因為大灣區人口結構相對年輕化，尤其隨著年輕人開始組建家庭，養育兒童，家庭氛圍總體而言要比以前更為開明，社會氛圍也是更為包容，如今的兒童相對而言要比以前的兒童敢於表達。但是，測試結果中兒童的理解性詞彙語義發展滯後間接反映出兒童的詞彙語義理解能力有待提高。語言理解和表達構成學前兒童語言能力發展和評估的兩個重要緯度。聽懂常用語言並具備初步的閱讀理解能力能說明兒童成為有效的語言交流者與資訊表達者，對兒童正確運用語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立足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未來對專業的語言高端人才的專業要求更高，傾聽能力的培養有利於兒童成為通曉國際溝通準則的複合型語言人才，構建和諧的語言生態，從而促進大灣區不同社區的語言傳播和交流。

(三)、父母要注意充盈兒童的生活體驗以促進其社會認知詞彙語義的發展

無論是理解性詞彙還是表達詞彙語義發展，兒童的名詞詞義發展均呈現出社會認知語義滯後於自然認知詞彙的態勢。跟金融灣區紐約、科技灣區三藩市、產業灣區東京相比，粵港澳大灣區的多元性在於它既是金融灣區、也是科技灣區，更是產業灣區。³⁰ 因此，大灣區的語言資源豐富，語言體驗多樣，語言景觀多元，父母在早期家庭生活中充分利用灣區的語言要注重引導兒童認識世界、探索世界，豐富兒童的生活體驗，引導兒童認識日常生活中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引導兒童關注不同的職業工種的性質和差異、對不同的生活日常用品功能學會基本的區分和辨別、對形式各異的交通出行工具有基本的認識等。這些都有助於幫助兒童形成對社會的基本常識認知，同時為社會認知詞彙奠定基礎。

³⁰ 徐傑、吳堅、劉建達、張迎賓，〈粵港澳大灣區語言學人才培養：優勢與挑戰〉，《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網路首發），1-16。

(四)、父母要注意增加書面語詞匯的輸入

周兢、陳思與 Catherine Snow 指出，學業語言是學習各門學科內容文本的語言，無論是使用的場景和語境發生什麼變化，亦或語言呈現的方式（口頭語言或者書面語言）有何不同，都具有書面語言的特徵。³¹ 因此，在親子共讀活動中，家長可適度引入科學主題的圖畫書。這類書籍普遍使用客觀、精確且符合科學規範的語言，其表述方式與學業語言所要求的專業性和正式性具有較高一致性。科學類圖畫書擅長將抽象或複雜的科學原理轉化為兒童熟悉的日常經驗，透過清晰的敘述與視覺化的彩色圖像，把學科知識與兒童的現實生活相結合。這種方式不僅為幼兒提供接觸典型學術語境的機會，也有助於他們在具體經驗中理解抽象概念，並增強對不同語言使用情境的覺察能力。長期接觸此類讀物，能夠逐步培養幼兒對語言邏輯、表達方式多樣性及用詞準確性的敏感度，從而提升其書面表達與篇章組織能力，並為未來學業語言的深入學習奠定基礎。另一方面，科學類圖畫書不僅支持兒童擴展對周圍世界的認識，也能在傳遞科學知識的過程中，促進其在真實語境中自然掌握學業語言。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此類書籍與學術語言均傾向於客觀描述與事實陳述，它們還能夠引導幼兒學習以客觀方式陳述個人意見與立場，從而進一步發展其觀點採擇的能力，更是有助於培養兒童成為具有 4C 核心能力的語言人才——溝通能力（Communication）、批判性思考能力（Critical Thinking）、合作能（Collaboration）、創新能力（Creativity）。當前的 ChatGPT 人工智慧時代不斷推動語言智慧技術的發展，意味著未來大灣區人才要同時具備專業的語言技能和不同學科的跨領域知識，父母有意識地在兒童早期語言發展過程中增加書面語詞匯，協助兒童更好地學習學業語言，有利於夯實兒童的語言基礎，從而助力未來大灣區培養「專業技能+語言」型的高端複合型語言人才。

³¹ 周兢、陳思、Catherine Snow，〈學業語言：教育必須重視的學習者語言能力構建〉，《全球教育展望》第 12 期（2013），75-81。

六、學前兒童詞彙習得的社會語言學特徵與教育路徑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戰略發展的重點區域，其語言環境具有高度的複雜性與獨特性。儘管三地同屬粵語核心區，但由於歷史、社會制度、教育政策及語言接觸的差異，三地兒童的早期語言習得路徑可能呈現出既相互關聯又各具特色的圖景。

表8. 粵港澳三地內部兒童詞彙習得差異分析

地區	主要輸入語言	語言環境	詞彙習得	語言發展圖景
廣東	粵語為主，普通話早期且系統性輸入	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的比例高且不斷提升。家庭中祖輩的純粵語輸入與父母的雙語輸入並存。	早期粵語優勢：最先習得的詞彙多為粵語詞彙。 普通話詞彙快速追趕：因教育系統影響，普通話詞彙量增長迅速。 語碼轉換頻繁：可能在同一語句中混合使用粵語和普通話詞彙。	廣州兒童的語言發展呈現出早期雙語並進的鮮明特徵，粵語與普通話的詞彙量總和超越單語同齡人，但單一語言的詞彙量可能略低。此外，在「書面語體」詞彙的習得上，通過普通話管道道的輸入與學習往往更早發生，效果也更為顯著，這反映出普通話作為標準書面語載體的強勢地位及其在教育系統中的主導作用。
香港	粵語絕對主導，英語為重要第二語言	幼兒園階段絕大部分以粵語為教學語言。普通話通常作為一門獨立科目教授，輸入量和實用性有限。英語學習受到高度重視，詞彙輸入早。	粵語詞彙深度習得：對粵語特有詞彙（如語氣詞、動詞結構）的掌握紮實。 普通話詞彙習得困難：因缺乏語境，常將粵語詞彙直接以粵語發音套入普通話句子中。 英語詞彙早期嵌入：生活中大量夾雜英語詞彙（如「食 lunch」、「去 playground」、「check 下我啲嘢」）。	在詞彙表達中他們能調用比內地廣東同齡兒童更為豐富且地道的粵語特定表達，顯示出對本土詞彙的深度掌握。但對於普通話同義詞匯的辨識與理解能力相對有限。這一系列特徵共同勾勒出香港兒童以深度粵語沉浸為主導的語言發展輪廓。
澳門	粵語主導，英語作為教學語言輔助輸入，葡語影響有限，普通話地位上升	語言環境相對多元但粵語根基牢固。普通話在教育中的比重介於粵港之間，因應與內地聯繫加強而提升。葡語詞彙有少量滲透。	趨近香港模式但普通話輸入更多：詞彙習得主要是粵語，但普通話詞彙的接觸機會多於香港。 詞彙來源多樣化：其詞彙習得呈現出多源輸入特徵，表現為對葡語歷史文化詞及常用英語借詞的同時吸納，是其多語社會環境的微觀縮影。 3. 語言環境的過渡性：其詞彙習得模式可能正從「香港模式」向「廣東模式」緩慢過渡。	兒童詞彙體系與香港高度趨同，保留對粵語主體詞彙的深度認同，同時又展現出對普通話詞彙更高的接受度與理解力，使其在語言實踐中扮演「雙向橋樑」的角色：一方面，它與香港主流詞彙體系無縫對接，維繫粵語文化的紐帶；另一方面，其向普通話的適度傾斜，又為未來的跨方言區交流與國家身份認同奠定早期基礎。

（一）、廣東：普—粵雙軌並行的層級建構

廣東學前兒童的詞彙發展呈現出標準語與方言有機融合的典型特徵。在語言社會化過程中，兒童一方面通過正式教育管道系統習得普通話表達，另一方面在家庭與社區場景中自然掌握粵語方言詞彙。例如，在講述幼兒園學習經歷時，兒童可能表述為：「今日老師教我哋背誦《憫農》，仲用咗個好得意嘅 PPT。」其中，「《憫農》」作為經典古詩篇目，體現國家課程標準對語言輸入的影響；而「PPT」作為資訊化教學工具的代表詞彙，則反映出當代教育語境中技術術語的廣泛滲透。此類語料表明，廣東兒童在語言發展過程中較早建立起「普通話—粵語」雙軌並行的詞彙認知框架，其詞庫結構不僅反映語言政策對方言區的規範作用，也預示新一代在多元語言生態中實現語碼轉換與社會適應的潛在能力。

（二）、澳門：多源語碼的層積與融合

澳門學前兒童的詞彙體系鮮明地體現多源輸入的特徵，是其多語社會環境的微觀縮影。在語言習得過程中，兒童不僅吸收來自葡語的歷史文化詞彙，也自然接納高頻的英語生活借詞，形成多語混雜的早期詞庫。例如，在日常溝通中，兒童可能說出「我同阿婆去咗土生葡人嘅 party，食咗好多 cod（馬介休）同“Cookie”」的句子。其中，「土生葡人」與“Cod”（馬介休）源自葡語，承載著本地族群身份與飲食文化的特殊意涵；而“Party”與“Cookie”則屬於通用英語借詞，反映出全球化語境下日常語言的使用習慣。這類語料表明，澳門兒童在語言發展初期即建立起跨語言、跨文化的詞彙認知圖式，其詞彙來源的多樣性不僅映射出當地深厚的歷史與語言接觸，也預示他們在多語社會中進行交際與認同構建的早期能力。

（三）、香港：粵—英混合的國際化表達

香港學前兒童的詞彙系統則展現出粵語與英語高度交融的國際化特徵。在雙語教育體系與社會語言環境的共同作用下，兒童自幼在粵語句法中靈活嵌入英語詞彙，形成以粵語為基底、英語為重要補充的混合式詞庫。例如，在描述幼稚園學習活動

時，兒童可能表示：「今日 Miss Chan 教我哋唱“ABC Song”，仲派咗張 worksheet 要我哋做完。」句中“Miss Chan”作為對女性教師的常用稱謂，體現英語稱謂語在香港校園文化中的慣例化使用；“Worksheet”作為教學活動的核心媒介，則反映出英語在教學管理術語中的主導地位。此類語言實踐顯示，香港兒童在早期語言發展中已具備較強的跨語碼整合能力，其詞庫結構不僅折射出香港作為國際都市的語言現實，也為理解其未來在雙語環境中的認知與學術發展提供重要線索。

粵港澳大灣區兒童漢語詞彙習得模式呈現出鮮明的社會語言學特徵，其核心差異集中體現於普通話在早期語言環境中的「嵌入時機」「輸入強度」與「功能定位」三個維度。廣東兒童普遍經歷從「粵語母語」向「普粵雙語」逐步並軌的發展路徑；香港兒童則以「粵語母語」為基礎，逐步附加普通話與英語的系統輸入；澳門兒童則處於兩者之間的過渡狀態，表現出多源融合的語言習得特徵。這種差異進一步反映在三地兒童詞彙庫結構、語碼轉換能力以及對標準書面語理解水準上的系統性分化。

七、結語

粵港澳大灣區兒童漢語詞彙習得所呈現的特殊性格局主要植根於該地區獨特的社會語言學情境：首先是以粵語為代表的強勢區域母語，它作為底層語言基礎，奠定兒童最初的語言認知框架；其次是通過教育政策自上而下持續強化的國家通用語（普通話），它系統地塑造著兒童的標準語能力；此外，便是在日常生活中高度滲透的國際通用語（英語），它在全球化背景下為兒童語言庫注入國際化成分。這三者共同形成一個動態競爭而又互補的語言生態，從根本上決定兒童多元且複雜的詞彙習得路徑。

在此複合語言生態中，大灣區兒童的詞彙習得路徑既較普通話單語兒童更為複雜，也較其他漢語方言區兒童更具多語競爭與互補的特徵。為系統提升與平衡粵港澳三地學齡前兒童的詞彙學習與教育品質，本研究提出以下教育建議：

（一）、構建分階段、差異化的普通話輸入機制

粵港澳三地兒童的普通話習得效率與輸入時機和方式密切相關。在粵語主導型地區（如香港），應通過情景化遊戲、多媒體互動等低焦慮輸入方式，在保護粵語能力的基礎上，建立普通話的生活化使用場景；而在普通話接觸較早地區（如廣東），則應注重語言功能的合理分配，避免因過早、過強的單語輸入導致方言能力退化或語言認同困惑。建議依據兒童所處語言生態類型，制定具有區域適應性的普通話介入方案，以實現語言能力的互補性發展。

（二）、開發融合三地語料的多維詞彙教學資源

兒童在多語環境中能夠自然建立跨語言認知圖式。建議系統編制涵蓋粵語特色詞、普通話標準詞及常用英語借詞的分類詞表與分級讀物，幫助兒童在語義網路中建立多語對應關係。例如，可設計「一詞多境」學習卡片，展示同一概念在粵語（如「雪櫃」）、普通話（「冰箱」）及英語（Refrigerator）中的不同表達，從而降低語碼轉換的認知負荷，提升多語使用的準確性與流暢度。

（三）、強化教師的多元語言素養與語碼轉換教學能力

教師作為兒童語言發展的關鍵引導者，應具備理解並利用語碼轉換教育價值的能力。建議在師資培訓中納入「多語習得機制」「兒童語碼轉換策略」等專題，通過案例分析、教學觀摩等形式，提升教師在課堂中有意識地引導兒童在不同語境中選擇合適詞彙的能力。例如，在講述同一故事時，教師可靈活使用粵語營造親切感，穿插普通話強化標準表達，適時引入英語詞彙拓展國際視野，實現「一語一功能」的教學分工。

（四）、建立家校社協同的多維語言支援網路

構建以學校為核心、家庭為基礎、社區為延伸的語言支援網路。社區可通過舉辦多語故事會、方言童謠傳唱、跨文化節日活動等，為兒童提供真實、豐富的語言

實踐機會，形成「課堂學—家中用—社區練」的教育閉環，從而在保留母語文化傳承的同時，系統提升兒童的多語交際能力。

粵港澳三地兒童的漢語詞彙習得內部差異主要源於語言政策與社會語境，這一特殊性根植於強勢方言（粵語）、國家通用語（普通話）與國際語言（英語）三者之間持續互動的動態平衡。未來研究亟需採用歷時性縱向追蹤與更嚴格的實驗設計，以精確量化這些語言因素的交互影響，並科學檢驗相關教育干預策略的有效性。深刻理解並尊重這一語言生態的複雜性，是實現粵港澳大灣區學前兒童詞彙教育「提質、增效、均衡」發展的根本前提。

徵引書目

- [1] 屈哨兵，〈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語言服務〉，《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6（昆明：2019），30-36。
- [2] 粵港澳大灣區語言建設·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編，〈語言生活皮書——中國語言政策研究報告〉，商務印書館The Commercial Press，2021，95-106。
- [3] 仲偉合、李汐，〈粵港澳大灣區語言服務產業：現狀、問題與未來發展〉，《當代外語研究》，1（上海：2024），30-80。
- [4] 李豔、賀巨集志，〈語言產業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語言產業研究〉，（2021）10-12。
- [5] 羅海風、劉堅、周達，〈家長參與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高中生學習品質之間的仲介作用——師生關係的調節作用〉，《心理發展與教育》，2（2021），199-210。
- [6] 周兢、張莉、李傳江，〈漢語學前兒童的詞彙語義發展研究〉，《語言戰略研究》，6（2017），89-96。
- [7] 溫忠麟、葉寶娟，〈仲介效應分析：方法和模型發展〉，《心理科學進展》，5（2014）731-745。
- [8] 尹靜，〈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兒童語言發展的影響〉，《學前教育研究》，4（2019），66-80。
- [9] 阮福金、周暉、李峰，〈家庭文化環境對幼兒語音意識的作用〉，《心理發展與教育》，1（2006），13-17。
- [10] 徐傑、吳堅、劉建達、張迎寶，〈粵港澳大灣區語言學人才培養：優勢與挑戰〉，《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網絡首發（廣州：2023），1-16。
- [11] 周兢、陳思、Catherine Snow，〈學業語言：教育必須重視的學習者語言能力構建〉，《全球教育展望》，12（2013），75-81。
- [12] Suggate, S., Schaughency, E., Mcanally, H., & Reese, E. "From Infancy to Adolescence: The Longitudinal Links between Vocabulary, Early Literacy Skills' Oral Narrative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Cognitive Development* 47 (2018): 82-95.
- [13] Gonzalez, J. E., Rivera, V., Davis, M., & Taylor, A. "Foundations of Young Children's Vocabulary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the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Early*

- Childhood Services* 4.1) (2010): 69-86.
- [14] Nurmi, J.-E. “The Frequency of Parents’ Reading-Related Activities at Home and Children’s Reading Skills during Kindergarten and Grade 1.”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3 (2012): 302-310.
- [15] Nelson, K. E., Welsh, J. A., & Vancetrup, E. M. “Language Delays of Impoverished Preschool Children in Relation to Early Academic and Emotion Recognition Skills.” *First Language* 31 (2011): 164-194.
- [16] Debaryshe, B. D., & Binder, J. C. “Development of an Instrument for Measuring Parental Beliefs about Reading Aloud to Young Children.”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78 (1994): 1303-1311.
- [17] Lehl, S. Qualität häuslicher Lernumwelten im Vorschulalter: eine empirische Analyse zu Konzept, Bedingungen und Bedeutung *The Quality of Preschoolers’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Springer VS: Wiesbaden. (2018).
- [18] Grolig, L. Shared Storybook Reading and Oral “Language Development: A Bioecological Perspectiv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 (2020): 1818.
- [19] Montag, J. L., & MacDonald, M. C. “Text Exposure Predicts Spoken Production of Complex Sentences in 8- and 12-Year-Old Children and Adul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4.2 (2015): 447-468.
- [20] Stiftung Lesen. Vorlesen: Uneinholbares Startkapital. Vorlesestudie 2018-Bedeutung von Vorlesen und Erzählen für das Lesen *The Importance of Reading Aloud and Storytelling for Reading Development*. Available at: <https://www.stiftunglesen.de/download.php?type=documentpdf&id=2397> (2018). (Accessed April 24, 2020).
- [21] Kluczniok, K., Lehl, S., Kuger, S., & Rossbach, H. G. “Quality of the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During Preschool Agedomains and Contextual Conditions.” *Europea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search Journal* 21 (2013): 420-438.
- [22] Bus, A. G., Leseman, P. P. M., & Keultjes, P. “Joint Book Reading Across Cultures: A Comparison of Surinamese-Dutch, Turkish-Dutch And Dutch Parent-Child Dyads.”

- Journal of Literacy Research* 32.1 (2000): 53-76.
- [23] Neuman, S. B., & Kaefer, T. "Developing Low-Income Children's Vocabulary and Content Knowledge through a Shared Book Reading Program."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2 (2018): 15-24.
- [24] Van Kleeck, A., Gillam, R. B., Hamilton, L., & McGrath, 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ddle-Class Parents' Book Sharing Discussion and Their Preschoolers' Abstract Language Development."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 40 (1997): 1261-1271.
- [25] Zevenbergen, A. A., & Whitehurst, G. J. "Dialogic Reading: A Shared Picture Book Reading Intervention for Preschoolers. In Kleeck A. V., Stahl S. A., Bauer E. B. (Eds.)." *On Reading Books to Children: Parents and Teacher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3): 170-192.
- [26] Fletcher, K. L., & Reese, E. "Picture Book Reading with Young Childre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Developmental Review* 25 (2005): 64-103.
- [27] Dickinson, D. K., Hofer, K. G., Barnes, E. M., & Grifenhagen, J. F. "Examining Teachers' Language in Head Start Classrooms from a Systemic Linguistics Approach."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9 (2014): 231-244.
- [28] Hoff, E. "The Specificity of Environmental Influence: Socioeconomic Status Affects Early Vocabulary Development Via Maternal Speech." *Child Development* 74.5 (2003): 1368-1378.
- [29] Hart, B., & Risley, T. "Meaningful Differences in the Everyday Experiences of Young American Children." *Baltimore: Brookes* (1995) .
- [30] Huttenlocher, J., Vasilyeva, M., Waterfall, H. R., Vevea, J. L., & Hedges, L. V. "The Varieties of Speech to Young Childr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3.5 (2007): 1062-1083.
- [31] Lehl, S., Ebert, S., Rossbach, H. G., & Weinert, S. "Die Bedeutung Der Familiären Lernumwelt Für Vorläufer Schriftsprachlicher Kompetenzen Im Vorschulalter" *The Role of the Family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Preschoolers' Reading Precursors*. Z. Fam. Forsch 24 (2012): 115-133.

- [32] Nelson, K. E., Welsh, J. A, & Vancettrup, E. M. “Language Delays of Impoverished Preschool Children in Relation to Early Academic and EMOTION RECOGNITION SKILls.” *First Language* 31 (2011): 164-194.
- [33] Hoff, E. “How Social Contexts Support and Shape Language Development.” *Developmental Review* 26 (2006): 55-88.

作者簡介

蔡燕玲，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助理教授，研究生導師。研究領域為社會語言學、語言習得、世界英語，語言態度與身份認同，人工智慧與語言教育，超語實踐

通訊位址：澳門氹仔偉龍馬路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

通訊電郵：ylcai@must.edu.mo